

从曲阜碑刻看历史上的尊孔活动

孟凡港

(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曲阜 273100)

摘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一直被奉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并对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因此故,历代统治者对孔子尊崇备至,尊儒、崇圣、祭孔活动愈演愈烈,这充分体现在曲阜的碑刻中。

关键词:曲阜;碑刻;尊孔

中图分类号: K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101(2009)01-0094-05

“碑者,悲也。”近世所谓的碑,主要是指墓碑和追颂先贤功德的纪念性刻石。其实,最原始的碑石,极其简单,不过是先人在日常生活中为了某种需要而树立的石条而已。《说文解字》“石部”曰:“碑,竖石也。”^[1]碑上未刻写文字,其用途大概有三种:一是立在宫中,用来标志日影,推算时刻;二是立在宗庙,用来拴系供祭祀用的牲畜;三是立在墓地,用来悬棺入墓。至于第一种碑,演化为日晷,即一种借助日影来推算时间的仪器。第二、三类碑,后世的人们在上面随便刻写一些记载宗庙世系、追述死者生平业绩的文字,逐渐演变为后世的庙碑和墓碑,这大约出现在两汉时期。东汉以后,碑的作用变为纯粹叙功德、记载世事以传后世。碑刻与藏之金匱石室的秘籍不同,它铭之于石,公之于众,记录着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所揭示的史实也较为可靠,可以作为订正古籍的有力证据和补充经史的珍贵资料,其价值不下于甲骨文于商周史和流沙坠简之于汉史。正如南宋金石学大家赵明诚在《金石录序》中说:“盖窃尝以谓《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其善善恶大节有不可诬,而又传之既久,理当依据。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2]正因此故,自隋唐以来,人们使用碑刻来考证古史,至宋代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金石学。总之,一方碑刻如同一面史册,它记载着彼时彼地的各种历史事实,可考证史籍、辅翼经史,是保存文明的功臣。

孔子故里——曲阜,历史悠久,碑刻数量巨大、种类繁多,有谒孔碑、功德碑、题名碑、黜免差徭碑、旌忠碑、节孝碑等。其中,有不少碑刻与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紧密相联。透过这些碑刻不难看出,统治者为了利用孔子儒家思想、巩固其封建统治,而大举进行尊孔活动。

一、封谥孔子

历代统治者对孔子都竞相进行封谥,以示对圣人的尊崇。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为历代对孔子封谥之始。此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年)二月,改谥孔子为“文圣尼父”,并于太和十九年四月(495年)“行幸鲁城,亲祠孔子庙”。^[3]北周宣帝封孔子为“邹国公”;隋文帝改封孔子为“宣父”;唐高宗追谥孔子为“太师”;唐中宗和武则天都尊孔子为

收稿日期: 2008-12-25

作者简介: 孟凡港(1979-)男,河北平乡人,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隆道公”；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宋真宗尊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后改为“至圣文宣王”；元武宗封谥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封孔子为“至圣先师”；清圣祖康熙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孔子”，后改为“至圣先师”，并以“万世师表”题孔庙大成殿额。

孔庙中就有不少封谥孔子的“御碑”，如唐高宗立《大唐赠太师鲁先圣孔宣尼碑》^①，宋真宗立《敕修文宣王庙碑》^②，金章宗立《大金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③，元武宗立《加封制诏碑》^④以及明世宗、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的大量加封碑，都明确标识出了历代封建帝王把孔子尊为“文宣王”、“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及“万世师表”的历程。

二、祭拜孔子

正是随着孔子思想与封建王朝的统治彼此依赖、相辅而行的不断深入发展，封建帝王在尊崇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古帝王之□祀孔子者，自汉高祖始然。”^⑤此后的帝王，亲幸孔子故里，对他们来说祭孔已经成为帝王政治活动中的一大制度化的惯例，而不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东汉建武五年（29年）天下尚未平定，光武帝即“幸鲁，使大司空祠孔子”。^④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⑤章帝元和二年（85年）“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乐，大会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讲《论语》”。^⑥章帝祭孔之际，与孔僖更有一番颇耐人寻味的对话：

帝曰：“今日之会，宁于卿宗有光荣乎？”

对曰：“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非所敢承。”

帝大笑曰：“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面对话中的“先师”、“圣者”特指孔子，而所谓的“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实是将“尊孔”作为“明王圣主”内化的一种角色期望。最初，东汉皇帝每年秋季祭孔，汉灵帝时增为春秋两祭，而且仪式越来越隆重，祭孔后来便成了历代的国家大典。

几乎历代皇帝在其统治期间，为了表示对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尊崇，躬身或者派遣重臣到曲阜祭拜孔子，这在碑刻中有不少反映。

立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的《宋真宗驻蹕亭碑》位于孔林之孔子墓西侧北面驻蹕亭内。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元年在泰山封禅后，到曲阜孔庙朝圣。朝圣毕，又去孔林祭拜。因林内树多，行辇不易，主事人拟砍伐一些，帝不允，即降辇乘马到墓前祭拜，在孔子墓之西侧憩息良久方回，显示出了宋真宗对孔圣人有着“特殊的感情”。

乾隆皇帝一生曾经八次到曲阜拜谒孔子，其中一次是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立于乾隆十三年《躬诣阙里孔子庙庭碑》^⑥即记载了这一次祭拜活动。乾隆幼年在养德斋读书的时候，就对孔子充满景仰之情，正如他在此碑中所称：“朕自养德书斋，服膺圣教，高山景行之慕，寤寐弗释于怀。”嗣统以后，“历齐鲁，登夫子庙堂，躬亲盥献，瞻仰睟仪。展敬林墓，徘徊杏坛，循抚古桧，穆然想见盛德之形容，忉乎若接夫闻圣人之风。”乾隆对孔子尊崇备至，亲临孔庙、触景生情：“诵其诗，读其书，皆足以观感兴起，况亲陟降其庭，观车服礼器，得见宗庙百官之美富有，不益增其向慕俯焉！”

至于皇帝派遣大臣去祭拜孔子的例子，在曲阜碑刻中更是比比皆是。《延祐七年祭曲阜孔子庙碑》就记载了元仁宗派遣王存义到曲阜拜谒孔子一事：“延祐庚申之春，圣天子初登大宝，肇修禋类，遣说书王存义诣鲁，以太牢祠孔子，手香加额以受之。”同时，赏赐给孔庙白金150两，锦绮杂彩表里五十二端。^⑦朱元璋建明伊始，即派人祭拜孔子，《弘治十七年御制重建孔子庙碑》称：“我圣祖高皇帝，以至神大圣，迅扫胡元……武功方戢，即遣人诣阙里祀孔子”。^⑧明世宗嘉靖皇帝登基之后，便派遣吏部尚书石瑶到曲阜致祭孔子。镌刻于嘉靖元年（1522年）的《吏部尚书石瑶致祭碑》对此事记载说：“维嘉靖元年岁次壬午三月戊申朔，越二十日丁卯，皇帝遣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石瑶致祭于大成至圣文宣王。”在祭辞中，对孔子及其儒教给予高度赞扬：“惟王以天纵之圣，为文教之宗。万世而下，纲常正而世道隆，实有赖焉。兹予嗣位之处，景仰惟深。特申祭告，永资圣化，翊我皇猷。”^⑨

雍正八年(1730年)孔庙重修竣工,雍正皇帝亲书大成殿、大成门匾额,并遣官祭告。雍正重视此礼,特意派遣皇五子去祭拜,这在《敕建至圣庙告成遣官致祭碑》中有记载:“雍正八年新修阙里文庙告成……既成,□□遣官祭告。皇父特重其礼,命皇五子斋居洁诚,治装减从以行……今奉命往祭阙里,瞻宫墙之数仞,则欲得其门而入,以见宗庙百官之美富也。”^⑩

不仅皇帝重视祭孔活动,即使普通的官吏、士人,也都视到曲阜祭拜孔子为一生之荣幸,“世诵圣言,服圣服,食圣人之余,于圣人乡垆,独未尝一到者,孰不以为阙。”所以,“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往往不惮其劳,必伏谒庙下,徘徊历览”,^⑪以此来表达其慕圣之情。元代著名的水利专家郭守敬在至元十二年(1275年)也曾到曲阜拜谒孔子,位于孔庙西斋宿南墙东起第13石的《郭守敬谒孔碑》记载:“至元十二年□□朔中月□夫都水监郭守敬□□□官边源□□事同进义校尉兖州□□李元□□阙里恭谒林□□退”。这样的事例在曲阜碑刻中俯拾皆是,在此不再赘述。

三、封谥孔子嫡裔并赏赐其特权

历代统治者不仅对孔子加以封谥,而且对其后代子孙也恩宠有加、给予封谥。关于孔子直系后裔被帝王宠封的情况,碑刻中有详实的记载。立于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的《衍圣公给俸牒碑》^⑫记述了孔子后裔封谥的历程:汉宣帝始封孔子十三代孙霸为关内侯,号褒成君,实食八百户。光武帝改封十七代孙奋为褒成君,食邑两千户。至晋武帝改封二十二代孙震为奉圣侯,食邑两千户。至唐、宋、金,“视旧有加,各依品秩颁支俸给。”唐封崇圣侯、褒圣侯、文宣王,至宋仁宗至和二年改封四十六代孙宗愿为衍圣公,并有食邑。元朝建立以后,“累圣崇奉”,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授五十三代孙密州知州孔治中议大夫,袭封衍圣公,爵一品,散官四品。”历明至清,依例袭封。

除了封谥外,封建帝王屡屡颁给孔子嫡裔特权,赏赐祀田、钱物,免差徭。正如《延祐七年祭曲阜孔子庙碑》所云:“今朝廷之优礼孔族亦至矣……孔族之蒙厚恩如此,不可不思所以图报哉。”^⑬这样做的结果,便在曲阜这块土地上培植出了一个历代不倒的贵族地主。

东汉永兴元年(153年)的《乙瑛置守庙百石卒史碑》记载:“褒成侯四时来祠,事已即去。庙有礼器,无常人掌领,请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庙,春秋飨礼,财出王家钱,给犬酒直”。^⑭依据鲁相乙瑛的要求,汉桓帝规定孔庙春秋两次大祭,并任命孔和为“百石卒史”,专司卫护孔庙。

曲阜孔氏优免国家差徭由来已久,《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就记载了汉桓帝下诏准免孔子夫人亓官氏后裔差徭之事:“颜氏圣舅,家居鲁亲里,亓官圣妃,在安乐里。圣族之亲,礼所宜异。复颜氏亓官氏邑中繇发,以尊孔心念圣”。^⑮

在金、元少数民族统治时期,对孔氏的恩宠有加无减。立于金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年)的《褒崇祖庙记碑》^⑯记载:五十一代衍圣公孔元措,以太常卿寓居于汴,后迁于博,再迁于郛,“其衣食所需,舍馆之安,皆行台严相资给之”。不仅如此,他的亲族300多人,“皆坐享温饱,咸其所赐也。”至于“岁时之祭祀,宾客之往来,闾里之庆吊,穷乏之贍济”,也莫不依据朝廷而取足。不但免去孔氏家族赋税,连看护林庙户的赋徭也可免去。立于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的《孔颜孟三氏免粮碑》记载:“蠲免本部□□详孔颜孟氏子孙,合该地稅三十三硕肆斗貳升,查勘征粮数相同,若依山东宣慰司所拟优恤蠲免相应……更为照勘明白,别无差冒,依例施行。”^⑰

到了明清时期,孔氏御赐特权更多,位于孔府二门里东首的《朱元璋与孔克坚、孔希学对话碑》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元朝末年,第五十五代衍圣公孔克坚曾一再表示效忠于元朝统治者,为元顺帝镇压红巾军出谋划策,可是朱元璋一旦得势称帝后,孔克坚马上专程去南京朝见朱元璋,对其备极恭顺。朱元璋则赞扬其祖宗“留下三纲五常、垂宪万世的好法度”,希望他家“在我朝代里再出一个好人呵”。两者关系密切以后,朱元璋马上赐给孔府土地2000顷,并钦拨林庙洒扫户、女户、乐户等115户,孔府大堂后的《洪武二年洒扫户碑》中就记载了当时一部分钦拨户人名单。

入清以后,清廷更加优待孔氏。立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的《复沛县祭田碑》^⑱就重申了当年封建朝廷赐给孔府的祭田:“粤稽历代迄我国朝,颁赐至圣先师祭田,载在会典者,为田二千一百五十大顷五十亩”。根据元代碑碣记载,沛之秦家庄有祀田六十顷,沛之刁阳里祀田三千大亩。然而,由于时间久远,祀田数目减少。于是,在朝廷撑腰下,孔府到江苏沛县查找迷失的祭田。立于嘉

庆二十二年(1817年)的《重立免差徭碑》明确地标示出孔府所享有的种种特权,规定:“凡先圣先贤四氏后裔,以及庙佃两户,嗣后遵照旧例,遇有差徭,一体蠲免。”^⑩

建筑在这种经济特权之上的是其政治上以及文化上的特权。立于雍正元年(1723年)的《曲阜考院碑》^⑪对科举考试有所规定:附近的邹、滕、峄等 11 个县每县各占一个名额,而曲阜一县即占 3 个名额。县内除设立一般学校外,还专为孔、颜、曾、孟四氏子弟设置“四氏学”。

四、修缮孔庙,颁赐礼器

随着帝王祭孔活动的制度化和常规化,帝王们也越来越重视对孔庙的增修、扩建,并颁赐礼器。魏文帝曹丕于黄初二年(221年)曾下诏在鲁郡“修孔子庙”,其下诏曰:

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无受命之运,在鲁、卫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凄凄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贬身以救世。于时王公终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礼,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遭天下大乱,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斯岂所谓崇礼报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议郎孔羨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⑫

显然,孔子是作为一个才行卓著而“怀帝王之器”的“命世之大圣”,以及“修素王之事”而成为令后世所景仰的“亿载之师表”的政治与文化偶像而受到帝王香火优宠的。

晋、隋、唐、宋、元几朝,孔庙的增修、扩建从无间断,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如立于元代大德五年(1301年)的《重建至圣文宣王庙碑》就详细地记载了这次重修之始末:

“阙里祠宇毁于金季之乱,阁号奎文,若大中门阙存者无几……济宁守臣按檀不花恭承诏旨,会府尹僚佐乡长者谋曰:‘方今圣天子守成尚文,此乡风化之源,礼义之所以出。为守臣者,敢不对扬休命,以庙役为己任。’首出泉币万缗,众翕然助之,佣功雇力,市木于河,辇石于山,抡材于野……经始于大德二年之春,属岁祲中止,岁事于五年之秋,不期年而告成。殿矗重檐,亢以层基,缭以修廊,大成有门配侑,诸贤有所,泗沂二公有位……缔构坚贞,规模壮丽,大小以楹计者百二十有六,费用以缗计者十万有奇……赐田五千亩,以供菜盛。复户二千八,以应洒扫。”^⑬

明、清两朝更是重视对孔庙的增修与扩建,很多皇帝在位期间都曾下诏重修,孔庙的规模史无前例。立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的《御制重修阙里孔子庙碑》记载了此次修建经过:

“往岁甲子,朕巡省东方,躬诣阙里。登圣人之堂,祇将祀事。睹其车服礼器,金石弦歌,盖徘徊久之不能去焉。顾圣庙多历年所,丹□改色,榱桷渐圯。用是愀然于心,特发内帑,专官往董其役,鳩工庀材,重加葺治。经始于辛未之夏,事竣于壬申之秋。庙貌一新,觐瞻以肃,盖深惟孔子之道,垂范今古,朕愿学之时,时切于怀……今者登堂而陈俎豆,入室而习礼仪。营构既坚,采章弥焕。庶几于朕心深有慰焉。用是特遣皇子允祉,敬展禋祀,以告落成。”^⑭

帝王们在对孔庙屡加修缮的同时,还赐给孔庙大量的礼器、钱物。如立于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的《韩敕造礼器碑》记载:东汉末年鲁相韩敕请求汉桓帝颁赐礼器用以祀孔,“君子是造立礼器,乐之音符,钟磬瑟鼓,雷洗觴觚……笱铍禁壶,修饰宅庙,更作二舆,朝车威熏……法旧不烦,备而不奢。上合紫台,稽之中和,下合圣制,事得礼仪。”^⑮同时,韩敕也号召官吏、士大夫共同出资支持此善举。此碑碑阴及碑两侧有许多人题名,实即一份详细的捐资名单,所捐之钱从一百到三千不等,因捐资者地位、身份不同,称呼亦各异。从这一捐资名单,也可以看出山东各地对孔庙置礼器的支持,可作为当时官僚、士大夫尊孔的又一明证。

总之,自汉武帝表彰六艺、独尊儒术而奠定了“尊儒贵学”的政治文化传统之后,随着现实政治的日趋儒教化,帝王们不仅倾心服膺孔圣之经义,而且逐步走上了孔子崇拜(尊儒、崇圣、祭孔)的制度化和常规化的道路,于是封谥(孔子及其子孙后嗣)、修庙乃至作为国家大典的祭孔活动愈演愈烈,这也使孔子的神位和儒家的教义从帝王家逐渐深入民间。本是一介布衣学者的孔子终于成了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最具影响和统治力的、供奉之庙遍天下的圣人。

注释:

① 此碑位于孔庙十三碑亭南面西起第 3 亭内,西起第 2 石。

- ② 此碑位于曲阜汉魏碑刻博物馆西屋南起第 12石.
- ③ 此碑位于孔庙十三碑亭南面东起第 3亭内.
- ④ 此碑位于孔庙十三碑亭东起第 4亭内.
- ⑤ 《延祐七年祭曲阜孔庙碑》, 立于位于孔庙十三碑亭院西南部, 东起第 2石.
- ⑥ 此碑位于孔庙十三碑亭北面, 东起第 1亭内.
- ⑦ 此碑位于孔庙十三碑亭院西南部, 东起第 2石.
- ⑧ 此碑位于孔庙奎文阁前西御碑楼前.
- ⑨ 此碑位于孔庙奎文阁前东碑亭内, 北首东石.
- ⑩ 此碑位于孔庙十三碑亭北面西起第 2亭内.
- ⑪ 《至元元年王元庆等谒庙题名碣》, 位于孔庙西斋宿北墙, 东起第 9石.
- ⑫ 此碑位于孔庙十三碑亭院东北部北墙下层, 西起第 6石.
- ⑬ 此碑位于孔庙十三碑亭院西南部, 东起第 2石.
- ⑭ 此碑位于曲阜汉魏碑刻博物馆北屋, 西起第 10石.
- ⑮ 此碑位于曲阜汉魏碑刻博物馆北屋, 西起第 13石 (原存孔庙同文门下).
- ⑯ 此碑位于孔庙十三碑亭东南部南排, 东起第 4石, 面北.
- ⑰ 此碑位于孔庙十三碑亭东南部中排, 西起第 6石.
- ⑱ 此碑位于孔庙金声门下西首, 西石.
- ⑲ 此碑位于孔庙毓萃门内北首.
- ⑳ 此碑位于曲阜师范学校西院 (原考棚前)东墙.
- ㉑ 此碑立于元成宗大德五年 (1301年), 位于孔庙十三碑亭南面西起第 4亭内, 中石.
- ㉒ 此碑立于康熙二十二年 (1683年), 位于孔庙十三碑亭北面西起第 2亭内.
- ㉓ 此碑位于曲阜汉魏碑刻博物馆北屋, 西起第 13石 (原存孔庙同文门下).

参考文献:

- [1] 许慎. 说文解字: 第九 (下)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194
- [2] 金文明. 金石录校正 [M].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5: 1.
- [3] 魏收. 魏书: 卷七: 高祖纪下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77.
- [4] 范曄. 后汉书: 卷一: 光武帝纪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40
- [5] 范曄. 后汉书: 卷二: 明帝纪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118
- [6] 范曄. 后汉书: 卷七十九: 儒林列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7] 陈寿. 三国志: 卷二: 文帝纪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77-78

【责任编辑 李 丽】

Historical Activities of Worshipping Confucius from Qufu's Inscriptions

MENG Fan-gang

(History & Culture College of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00, China)

Abstract: Confucianism had been respected as the orthodox thought of feudal society since Emperor Wu of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thought of Confucian school had a great impact on two thousand history of China. Therefore, rulers of each dynasty respected Confucius very much and the worshipping activities became stronger and stronger. As we can see this from Qufu's inscriptions.

Key words: Qufu; Inscription; Worshipping Confucius